

收稿日期:2021-03-06

#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深层剖析

## ——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解读

张静,姜延博

(山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幸福问题始终是哲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何为幸福”提出了目的性与功能性的双重论证;其德性幸福观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其幸福观内部的逻辑矛盾,体现出其自身的理论困境和时代局限。当今社会,重新审视和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有助于当代人实现幸福。

**关键词:**幸福;德性;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4-0037-08

**作者简介:**张静(1994—),女,河南周口人,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姜延博(1982—),男,辽宁辽阳人,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4.049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关于幸福的追问就从未停止,但幸福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幸福呢?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代表了古希腊哲学认识幸福问题的最高水平,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进行梳理,并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反思人的生存价值,探索当代人实现幸福的可能。

### 一、亚里士多德对幸福问题的考察

自苏格拉底将“幸福”指向“人应该如何生活”后,哲学家们尝试从各个方向寻求通向幸福的路径。昔兰尼学派侧重于身体的快乐,斯多亚学派强调德性的完满,伊壁鸠鲁学派和犬儒学派都重视心灵的满足……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不满足老师柏拉图空泛、抽象、形而上的理性主义的治学方式,转而从经验的日常生活出发,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的性、功能性等视角考察幸福问题。

#### (一)幸福的目的性论证

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抽象、空洞的善理念论,认为它无法实行,且对城邦公民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亚里士多德注重经验,强调分析个别的、实在的事物,进而研究对人有实际

意义的、可行的、具体的“善”。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善”,区别于规范伦理学中所讲的道德意义层面的“善”,但却有类似的导向性,正因为此,“善”在一定意义上又被翻译成“好”。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是“自因”,是宇宙万物按照其内在的目的和倾向所进行的一种活动状态。“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sup>[1]2</sup>比如,植物的善是吸收营养和水分的生长,动物的善是促进生命的成长,人的善表现为人的目的。越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sup>[1]3</sup>的事物越会被人们所追求,这样就对善进行了区分,即存在着“善或最高善”<sup>[1]3</sup>,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从已知的东西出发”<sup>[1]8</sup>,承袭前人的一般看法:幸福是“生活得好或做得好”<sup>[1]7</sup>，“幸福作为最高善”<sup>[1]7</sup>是人们所有追求当中的最高目的。因此,有人在此意义上指出,幸福问题必然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需要及其满足的基础之上,幸福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问题。但实际上,人的某种活动需要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且必须以一种好的目的或者结果为导向。因此,客体仅仅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性问题是不足以作为幸福的充分条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享乐的生活、政治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sup>[1]11</sup>中享乐、荣誉、德性等虽“因其自身被我们所爱”,也被我们当作一定的目的去追求,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最高目的,只是作为追求最高目的途径和手段,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亦即终极目的不仅自身完满自足,且是最高善,这种最高目的就是幸福。

## (二)幸福的功能性论证

既然幸福是至善,是最高目的,那么这个最高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把目的等同于某种活动<sup>[1]22</sup>,因而研究善就要研究活动本身。仅从最高目的和至善的角度对幸福进行论证,只会得出最高善与其他善的区别,以及幸福的终极目标指向,最终还是一种“应然”状态,而幸福“实然”状态的实现必须深入到现实性的生活状况当中,因而亚里士多德就从目的性论证角度转变到事物的活动过程,从外在角度回归到事物自身当中去研究幸福,进而采取功能论证的方式给出了幸福的定义。事物的“善”体现为事物功能的实现,即功能发挥好,此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功能”与现代人通常意义上的“功能”意义不同,这里的“功能”特指事物的特性。“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sup>[1]19</sup>事物功能的发挥是在一定活动过程中呈现的,比如好的工匠、好的笛手、好的眼睛等把他们各自的功能发挥到最好。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由植物、动物、人和神四部分组成,世界又分为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两部分,植物和动物属于非理性的存在,它们的功能即是吸收营养的生长活动和可以感觉的生命活动<sup>[1]19</sup>,而人除了具有动植物所具有的功能之外,人还具有理性,只有理性(逻各斯)的部分是人真正的、特有的功能所在。比如,一个教师的活动就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这种实现活动就意味着教师之为人师的特有功能得以良好地实现,达到了身为教师该有的状态;而动物只有生命本能的反应与冲动,而不可能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实践。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出,幸福的实现活动本身就蕴含着目的性和自足性,人的理性使人在活动中区别于其他物种而成为统治者,人也正是由于具有理性才能够反省自身并进行思辨活动,从而拥有一种“潜力”并能够向神性无限接近,因此,人作为理性存在,其功能良好发挥就在于理性部分的合理展开。同时,亚里士多德把善事物分为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sup>[1]21</sup>。在这三种善当中,灵魂的善处于最高地位,而身体的善与外在的善都只是获得幸福的“中间环节”,“目的就属于灵魂的某种善”<sup>[1]24</sup>。由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sup>[1]32</sup>。

## 二、幸福何以可能:德性的积基树本以及外在善的补充

在幸福的实现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探究“所有未丧失接近德性的能力的人”<sup>[1]25</sup>都能够获得的

具体的、属人的幸福,认为德性和外在善的补充作用对幸福的实现至关重要。但世事变化无常,人一生必然也会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不幸和厄运的冲击,有些变故足以改变和决定人的一生幸福与否,因此,面对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冲击,幸福是否依然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如果是,该如何去把握和实现呢?

### (一)幸福的实现需要德性的主导作用

在“德福一致”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德福问题的鼻祖”<sup>[2]</sup>,将德性视作幸福的主导因素和前提条件,因此,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一定意义上又被叫做德性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心灵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大部分,从而对德性进行了二分<sup>[1]35</sup>。其中,理性部分叫做理智德性,包括纯粹理性(科学、努斯、智慧)和实践理性(技艺、明智)两个方面<sup>[1]85</sup>;纯粹理性指向理论领域,主要以客观真理(神)为研究对象;实践理性指向道德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息息相关。非理性部分叫做道德德性或伦理德性,包括植物所具有的营养生长部分、动物的感觉生命活动部分以及人的欲望部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既有区别于动植物的理性部分,也有欲望等非理性部分<sup>[1]9</sup>。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智德性是高于道德德性或伦理德性的,因此,道德德性要服从理性而生活,在现实实践领域受实践理性中明智的指导;实践理性中的明智作为连接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桥梁和中介<sup>[1]189</sup>,始终制约着人们的欲望等非理性部分,使其符合理性的规定、进行理性的生活,遵从中道原则<sup>[1]268</sup>。总之,道德德性旨在求善,即确立行为主体某一具体活动的行为指向;理智德性则旨在求真,是为达到道德德性确立的行为指向而选择的实现手段。理智德性通过明智实现对道德德性的统筹,而幸福作为“最高目的”在实践领域中的实现就在于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明智德性的良好发挥,明智把幸福定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帮助我们进行人生规划,从而实现幸福<sup>[1]95</sup>。

既然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当“德性”指向两种不同的德性时,幸福也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在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sup>[1]32</sup>中“完满德性”是指理智德性,更确切地说是理智德性中的纯粹理性。合乎纯粹理性的实现活动构成思辨的沉思,这种沉思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是对神性的接近”<sup>[1]336</sup>,类似于哲学家的思辨人生,是长期稳定的。“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sup>[1]341</sup>亚里士多德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本身是比较推崇这种幸福的,称之为“第一好”。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始终注重寻求切实可行可得的、对人有实际意义的具体的“善”,关注幸福对每个具体的人实现的可能性<sup>[3]</sup>,因此,对幸福的考察必然回归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即在政治伦理层面探究幸福的可能。“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sup>[1]337</sup>,这里的“其他德性”指的是道德德性。如上所述,道德德性通过明智听从理智德性的指导,明智是连接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桥梁和纽带,“处于核心与基础性的地位”<sup>[4]</sup>。道德德性遵循适度原则,对复杂事物进行慎思和选择,“要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某项活动”<sup>[1]268</sup>。

在德性的获得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灵魂使一事物状态好、并使其实现活动完成得好的一种品质,“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sup>[1]37</sup>。人的活动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要以实践的形式去积极地行动,只有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德性品质具体运用时才能获得,幸福也只有活动的实现过程中德性与灵魂相符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因此,道德德性需要伦理实践中公民个人行为习惯的培养来获得<sup>[1]36</sup>,并最终将个人不断引导成为城邦的好公民;而理智德性即沉思指向长期的思辨活动,其获得“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sup>[1]36</sup>。

## (二)幸福的实现需要正确发挥外在善的补充作用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合德性的活动”<sup>[1]28</sup>对幸福的基础性作用,但“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许多高尚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还有些东西,如高贵的出身、可爱的子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也会黯淡无光”<sup>[1]24</sup>。在两种德性活动中,道德德性使人们的道德实践在明智指导下从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现实生活领域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得实践领域的幸福是“以灵魂的善为主导的三种善的总和”<sup>[6]</sup>。幸福的实现除了理智德性使人们进行基本的思辨活动之外,还需要身体健康、衣食充裕等基本外在善的保障。此外,友爱、公正、共同体也是获得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外在善<sup>[1]268</sup>。

“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sup>[1]24</sup>,即幸福还包括一定的时机和运气成分,因为有时候厄运和不幸的冲击对幸福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sup>[1]20</sup>亚里士多德承认幸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认为幸福的人“一生中幸福”<sup>[1]28</sup>,但厄运与不幸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所处境遇,甚至直接导致人一生生活的不幸,然而生活中的不幸并不意味着人不能进行幸福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选择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将以恰当的方式正确对待运气上的各种变故<sup>[1]29</sup>。一方面,一些一般的厄运与变故、糟糕的境遇和意外对有智慧的人来说不会是苦难而最多只能是磨难,他们收获的是意志的锻造、心灵的升华和肉体的历练;但另一方面,对于重大的不幸和灾难,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也发现了“此在与彼在、已知与未知、有限与无限以及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强调要珍惜和把握人生在世时的幸福<sup>[1]27</sup>,指出人不要纠结于来世的福报因果,而要追求在世时候的幸福,指出人死后其妻子儿女的所作所为和处境对其本人幸福性质的影响微乎其微,不会改变其一生幸福或者不幸的定论<sup>[1]31</sup>,进一步强调能否实现幸福是把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幸福决定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决定于命运。幸福不是一种当下满足的心理状态,而是指向长期稳定的、需要人一生践行的值得过的人生<sup>[1]28</sup>。

## 三、幸福的实质:基于三种视角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不仅探讨了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等主观伦理德性问题,还拓展了对友爱、公正等涉及交往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等客观伦理生活秩序的探讨,并通过对快乐的深度分析来进一步深化对幸福的理解和把握。

### (一)主观伦理视角:幸福是主体个人的德性品质自洽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主题就是德性<sup>[4]</sup>。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幸福一定意义上是在德性基础作用上的一种行为自洽。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出于哲学家的价值推崇,认为“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sup>[1]32</sup>的“第一好”的幸福是完满自足、自身值得追求、是向“神性”接近的纯粹思辨的“智慧的生活”,即一种理性的沉思生活,是一种形而上的对神性的接近,其幸福的实现是在去除任何对幸福实现构成威胁的偶然因素的基础上讨论的,实质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完美构思。另一方面,由于反感柏拉图抽象无用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转向观照现实,研究属人的、具体的、可获得的幸福。因此,亚里士多德把“第二好”的幸福定义在道德实践领域,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将个人的幸福与城邦的发展相联系。亚里士多德指出道德德性的基本特征是中道<sup>[6]</sup>,中道是一种和谐与平衡的关系,坚持适度原则,要求人们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对合适的对象做恰如其分的事情<sup>[7]</sup>。在实践领域,人们对每一件事情的抉择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选择,不仅要面对复杂多样的事件和关系,还要对本身处于价值多元结构中的喜好和偏见等各个因素

进行理性的调节,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价值转换后的和谐与平衡。

### (二)客观伦理视角:幸福是友爱、公正维系的城邦生活秩序的和谐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讨论了善、德性、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等一系列主观伦理德性问题,善和德性都只是作为“灵魂的某种品质”来探讨,似乎一个人仅仅关注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过合乎德性的生活。但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人“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sup>[8]</sup>。人除了具有区别于动植物的一般本性之外,“‘特殊的人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sup>[9]</sup>,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交往和社会共同体生活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0]</sup>中把对幸福的考察与公正、友爱、共同体等客观伦理秩序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幸福的内涵。

在公正问题上,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总体的公正和具体的公正的分析探讨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体的公正即守法的公正,是一个人在交往行为上或对邻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sup>[11]</sup>,维护的是城邦的共同利益;具体的公正即分配平等的公正,维护的是个人的应得利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城邦生活,友爱都是必需的东西<sup>[12]</sup>,任何人处于任何阶段都需要一定的朋友,友爱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感情。友爱和公正都是城邦共同生活的纽带,且友爱更重要,城邦的团结类似于友爱,若人们都是朋友便不需要公正。在不同的生活共同体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平等的、讲究回报的友爱,这是友爱持续下去的一个必要因素。因此,在幸福的实现问题上,单靠个人的行为努力与德性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当中,在与他人、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中把握幸福的要义。

### (三)幸福与快乐的关系视角:幸福是快乐的终极指向

快乐与幸福紧密相连,是幸福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否则就违背了幸福“完满自足”的特点。快乐也是伴随人一生的问题,因此,谈论幸福问题也离不开对快乐的分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快乐伴随并充实完善着幸福实现活动本身<sup>[13]</sup>。一方面,快乐是幸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幸福一定会伴随着快乐,但快乐却不一定都会幸福;另一方面,快乐来自于我们正常品质的未受到阻碍的实现活动,需要感觉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契合<sup>[14]</sup>。快乐多形容短暂的心理状态,有较强的主观性,其评价标准上个人主观色彩浓厚;而幸福则多指长期的生活状态,较为普遍和客观化,有着固定的评价标准。为大家所熟知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一生几乎都在过着一种沉思生活,其本应该是幸福的一生,但实际上奥勒留的思辨活动本身似乎不都是纯粹的快乐,而是或多或少伴随着忧虑、痛苦等负面情绪和感受,而这些与快乐和幸福是截然相反的。于是出现两个问题:A. 是否幸福的本质和常态就是痛苦的,而快乐只不过是幸福的镇定片和麻醉剂? B. 是否幸福就像黑格尔“绝对精神”闭环运动式的自我升华? 如果“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身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那么,是否人们用符合理性的思辨活动追寻幸福的过程就是幸福本身内化为人的一系列思辨活动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感情状态包括欲望和情绪,伴随有快乐或痛苦。因而快乐是灵魂的某种状态,快乐也通过灵魂与德性相关联。德性作为灵魂的向导,始终与感情和实践相联系,“每种感情和实践又都伴随着快乐与痛苦”<sup>[11]</sup>,因而德性也必然与快乐和痛苦相关,幸福作为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必然伴随着快乐和痛苦,某种程度上,快乐就是幸福的镇定片和麻醉剂。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强调实体的个体化与特殊性,“是其所是”即是实体。黑格尔发展为“实体即主体”的论断,指出实体是客观的、能动的,自身蕴含着差别、矛盾和运动发展的动力。当实体向世界展开扬弃一切差别而重建自身的时候,就变为真正的现实<sup>[12]</sup>。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正好可以解释亚里士多德快乐与幸福的相关内容。在幸福实现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是在人类一般本性的基

基础上,实则强调人类德性功能的“是其所是”,思辨活动的积累和保持实则是人类理性功能的自我展开和实现,形成一种沉思的生活方式,期间的忧虑、痛苦等负面感受是人类理性自我调试的中间产物,“德性不仅使我们选择快乐、保证和谐,且合乎德性的活动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sup>[4]</sup>。因此,人们通过合理性的活动一路不断地追寻幸福的过程本身就快乐。

#### 四、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超验的、唯心主义的幸福观,力图从经验的、具体的善出发寻求客观普遍的、可行的幸福,但最终难以回归实践,其文本中呈现的前后逻辑矛盾的理论困境不仅是幸福问题的复杂性呈现,更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自身理论与现实相冲突的问题所在。

首先,理性主义传统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观照<sup>[3]</sup>,使得亚里士多德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功能中抽象出人区别于动植物的一般本性——理性,并将幸福规定为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但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幸福观出现两种取向:一种是沉思领域完满自足的幸福,另一种是道德实践领域整体性的、综合的幸福。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后续诠释者提出涵盖论、理智论、调和论互相争论的基点所在<sup>[13]</sup>。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作为最高目的是“至善”,但在具体实践的现实层面上,又将身体善和外善作为实现灵魂的善的补充,与幸福“至善”的完满性相矛盾。

最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适用条件和范围非常有限。麦金泰尔也认为,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幸福不是所有人生活的一种目的,而是以等级秩序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生活的目的。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本人坚持严格的等级观念,他所倡导的幸福只适用于自由城邦里的自由男性公民,妇女、奴隶、外邦人以及身心不健全者则与幸福无缘。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沉思生活也不是人人适用的,只有财产富裕、时间闲暇、且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并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拥有。

#### 五、现实启示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蕴含着古老而丰富的智慧。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科技发展不断提高,但在幸福实现问题上却不尽如意: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并存,社会分工与实证科学的深入发展使得人们越发被量化和物化,人的异化表现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单一价值指引下的恶性竞争又使得人们在“内卷”的漩涡中沉溺或“躺平”,每个人似乎都体会到一定的浮躁与焦虑……幸福似乎与现代人相去甚远,因此,幸福问题仍是现代社会亟须探讨的重要话题,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对当今社会现代人的价值追寻与幸福实现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 (一)为弘扬价值理性和完善个人人格提供目标指向

当今社会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使得不可通约的多元价值观念并存,每个人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判断各异,虽然现实的具体的有其各自的特殊本性,但作为幸福逻辑起点的人的一般本性<sup>[14]</sup>是亚里士多德谈论幸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作为一种感性幸福观,为当今社会价值错位下的个人提供恰当的价值定位,同时为个人获得完善与独立人格提供目标指向;并对当今资本逻辑统治下一味追求功利主义目标、量化与物化个人的单向度发展模式具有一定冲击作用。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德育在其中占据优先地位。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是涵盖理论与实践领域在内的灵魂的一种品质,“现代伦理价值体系过于注重基于正当理由的规范伦理,造成了现代人类道德能力的外在依赖性”<sup>[15]</sup>,亚里士多德幸福观重视德性在实践过程中的获得与实现以及多种德性间的和谐、适度,对个人修养内在品

质、追求人格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二) 为人的全面发展及自身心理调适提供思维引领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彰显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照。“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的发展。”<sup>[16]</sup>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把握较为全面。人是非理性与理性因素的混合体、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不仅关注个人的德性修养对获得幸福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分析友爱、公正等客观伦理生活秩序对幸福的影响来进一步厘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的客观实践追求与个人的主观心理感受和精神需求相结合,由于人本身就具有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且人的需求不断发展而时间精力有限,因此,除了具有理性自觉自律以及顽强的毅力外,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快乐对幸福的影响,并兼顾处于特定阶段的发展变化了的人的历史性与阶级性,强调道德德性的中道原则,指出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去实现幸福。

作为德性基本特征的中道,体现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不能简单庸俗地看待<sup>[7]</sup>。幸与不幸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纠结于已经失去的,而应该着眼于现在能够把握住的。“我们主张的幸福是一个目的或某种完善的东西,而一个人的将来是不可预见的。”<sup>[130]</sup>因此,人们要不断培养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要积极寻求活动本身的意义,明确追求幸福本身就是快乐。

### (三) 为解决现实问题和把握可得幸福提供价值旨归

亚里士多德关注现实道德实践,重视德性的运用和实现,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来探究每个人能够把握住的幸福。由于理性能够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而保持清醒的头脑,使个人区别于他人而寻找自己的人生定位、意义与价值。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逆的,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反思和自省是伴随人一生的活动,德尔斐神庙上的警示名言“认识你自己”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同时,幸福的获得仅有反思活动是远远不够的,理性又通过德性助推幸福的把握与实现,“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sup>[17]</sup>,因此,更重要的是德性活动的现实展开,即实践,“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sup>[138]</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sup>[18]</sup>、“幸福是奋斗出来的”<sup>[19]</sup>,也旨在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知行合一中把握幸福。

###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
- [2] 何益鑫.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J]. 道德与文明,2014(3):37-43.
- [3] 于若冰.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J]. 现代哲学,2012(5):26-34.
- [4] 罗秋立,庄奕莲.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观辩证[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2):20-26.
- [5] 刘时工. 伦理学中的幸福问题: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9-64.
- [6] 黄伟合. 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7] 吴伦水,罗金彪.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J]. 社会科学家,2011(5):95-9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39.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11] 西季威克. 伦理学方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8.
- [12]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42.
- [13] 张全胜,袁祖社. 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9):91-97.
- [14] 陈万球. 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比较[J]. 伦理学研究,2015(5):29-33.
- [15] 张彭松.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2(4):1-8.
- [16] 宋传盛. 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的现实意义与实践路径[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4):112-118.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3.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7.
- [19]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 Aristotle's Concept of Happiness: Text Interpretation of *Nicomachean Ethics*

ZHANG Jing, JIANG Yan-bo

(School of Marxis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gument about happiness has always been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ristotle put forward a dual argument of “what is happiness” in terms of purpose and function. His view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have far-reachi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 logical contradiction of the view reflects his own theoretical dilemma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In today's society, to re-examine and interpret Aristotle's concept of happiness is helpful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to achieve happiness.

**Key words:** happiness; virtue; Aristotle

〔责任编辑:何敏敏〕